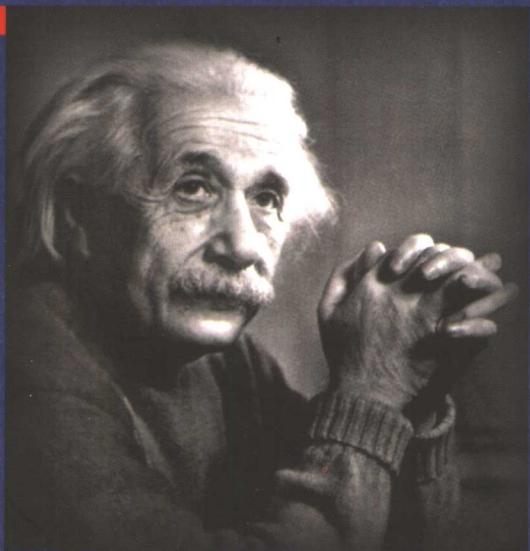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著

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Z451.6/2

2008

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著
方在庆 韩文博 何维国 ◎译

A. Einstei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因斯坦晚年文集/爱因斯坦(Einstein, A.)著;方在庆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
ISBN 978-7-301-13132-9

I. 爱… II. ①爱…②方… III. 爱因斯坦,A.(1879~1955)—文集
IV. Z4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9478 号

书 名: 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著作责任者: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著 方在庆 韩文博 何维国 译
责任编辑: 闵艳芸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3132-9/B · 0713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minyanyun@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8.25 印张 216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中文版序

有此机会向更多读者呈现爱因斯坦这本重要文选的新版本，令人欣喜。这不仅是因为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的思想和观点仍在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力，而且更特别的是，这本内容丰富且精妙的爱因斯坦文集，至今尚无中文译本。

在讨论爱因斯坦对知识的贡献时，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认为，尽管爱因斯坦并未低估事实的价值，但他更加强调赋予一系列事实以意义的理论的发展。确实，一个理论若要具有价值，则肯定不能仅仅从仔细收集和整理一些单个的观察中凸现，而是应该以一组不期而至的富有想象力的洞见表现出来，一如诗人或作曲家的灵感。这样说也许忽略了科学家或艺术家坚持不懈的精神，但罗素的评价捕捉到了一般公众对爱因斯坦和其他富于想象力的天才（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持久迷恋的原因。

我们能够接近这位天才的捷径，是通过原始文献来追踪爱因斯坦思想和行动发展的轨迹，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感谢《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新的中文版问世。

正如爱因斯坦在 1923 年出版的他的一本选集的序言中所述：在一个最基础的层次上追寻某个理论或思想的发展，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即一种直接性，而如果原始材料被许多当代人的工作系统化地整理之后，这种直接性就会不复存在。

这个新版本的选集最初以英文发表于 1950 年，只是在 30 年之后，才用爱因斯坦的母语德语发表。中文版的出版给中国读者也提供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自发地站在爱因斯坦的肩上,思考那些始终困扰他的思想的东西。文集的英文版和德语版影响颇深,如在讲中文的世界里产生同样的影响,会是最令人欣慰的。

作为波士顿大学爱因斯坦全集计划的负责人,来为本文集写一个前言,让我感到特别愉快。在过去的 20 年中,我们看到,有关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知识激增。部分原因在于,人们获得了有关其科学与生活的有价值的新文献;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些致力于对这些材料进行评注的研究小组的努力,这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小组。然而,自从爱因斯坦 1955 年辞世以来,有一点是一直未变的,这就是,爱因斯坦的文章以其他科学家难以与之媲美的明晰与睿智,仍然得以传颂。愿中国读者能发现一种欣赏其天才的新方式,找到一种与其人性紧密相连的感受。

罗伯特·舒尔曼(Robert Schulmann)

波士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爱因斯坦全集计划负责人

出版者前言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论文选集第二卷的时间跨度从 1934 到 1950 年。论文选集的第一卷曾以《我所见的世界》(The World As I See It)^①为名出版,所含材料是从 1922 年至 1934 年。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属于那种不关心周围的世界,一心只做自己的研究工作,生活在“象牙塔”里面的人。恰恰相反,他作为一个敏锐的、持批评态度的观察者,关注着他的时代的趋势和需求。事实上,他常常通过写作和口头呼吁来进行干预。而且必须强调的是,他这样做总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

从这种意义上说,《晚年文集》(Out of My Later Years)^②反映了本书作者的哲学以及政治和社会态度。书中各章是由目前尚未出版的^③讲演、论文、书信、呼吁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文章构成。

我们感到有必要不作任何编辑加工而把它们呈现给大众。这是一份令人感动的文献,它记载了一位有良知的、影响深远的、具有深刻的高尚精神的人的活动。

① 从德文版的《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翻译成英文。德文版是 1934 年由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科里多(Querido)出版社出版的。由爱因斯坦的女婿鲁道夫·凯塞尔(Rudolph Kayser)用匿名“J. H.”选编。共 83 篇文章。英文版同年出版,由 Allen Harris 翻译,纽约 Covici Friede 出版社出版。我国早在 1937 年就出版了叶蕴理的中译本(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本书中部分文章后又被收录在 1954 年出版的《观念与观点》(Ideas and Opinions)一书中。——译者

② 本书的德文版 1979 年由德国 Ullstein 出版社出版,标为 Aus meinen spaeten Jahren, 内容有较大的不同。——译者

③ 本书初版为 1950 年。此处指当时还未出版的。——译者

目 录

中文版序 (1)

出版者前言 (1)

信念与信仰

自画像(1936) (3)

决定命运的十年(1939) (4)

道德的衰败(1937) (7)

留给后世的话(1938) (9)

论自由(1940) (10)

道德与情感(1938) (12)

科学与宗教 (17)

I (1939) (17)

II (1941) (19)

论教育(1936) (25)

科 学

相对论(1949) (33)

$E=mc^2$ (1946) (39)

什么是相对论？(1919)	(43)
物理学与实在(1936)	(48)
1. 关于科学方法的一般性思考	(48)
2. 科学体系的层次结构	(51)
3. 力学及把全部物理学基于其上的尝试	(53)
4. 场的概念	(61)
5. 相对论	(63)
6. 量子理论与物理学的基础	(69)
7. 相对论与微粒	(75)
8. 综述	(77)
理论物理学的基础(1940)	(79)
科学的共同语言(1941)	(90)
科学定律与伦理准则(1950)	(93)
质能互等式的一个初步推导(1946)	(95)

公共事务

为什么社会主义？(1949)	(101)
黑人问题(1946)	(108)
科学与社会(1935)	(111)
迈向一个世界政府(1946)	(114)
出路(1946)	(116)
在接受“一个世界奖”的颁奖会上的演讲(1948)	(120)
科学与文明(1933)	(121)
给知识分子的信(1948)	(125)
致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1947)	(129)
给苏联科学家的回信(1948)	(133)

- 附：爱因斯坦博士的错误观点——瓦维洛夫、弗鲁姆金、
约飞与谢苗诺夫的一封公开信(1947) (139)

科学与生活

- 关于知识分子的组织(1945) (147)
 “欧洲是成功的一例吗?”(1934) (149)
 在捍卫言论自由集会上的讲话(1936) (151)
 是要原子战争，还是要和平 (153)
 I (1945) (153)
 II (1947) (157)
 战争赢了，和平却没有(1945) (166)
 大规模毁灭的威胁(1947) (169)
 学校与和平问题(1934) (171)
 论兵役(1934) (173)
 科学中的军事介入(1947) (175)
 军事主义的精神状态 (175)
 国际安全(1933) (178)

伟 大 人 物

- 艾萨克·牛顿(1942) (181)
 约翰内斯·开普勒(1949) (185)
 悼念玛丽·居里(1935) (188)
 悼念马克斯·普朗克(1948) (189)
 悼念保耳·郎之万(1947) (190)
 悼念瓦尔特·能斯脱(1942) (192)
 悼念保耳·埃伦菲斯特(1934) (195)

- 圣雄甘地(1939) (199)
悼念卡尔·冯·奥西厄茨基(1946) (200)

我的人民

- 他们为何憎恨犹太人?(1938) (203)
犹太人究竟是什么?(1948) (206)
存在压迫是一种刺激(1934) (207)
离散异邦的欧洲犹太人(1948) (211)
让我们牢记(1934) (213)
就一本黑书而写的未发表的序言(1945) (214)
人类生存的目标(1943) (216)
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欠下的债(1938) (217)
献给华沙犹太隔都抵抗战中的英雄们(1944) (220)
在华沙犹太隔都抵抗战中殉难烈士
 纪念碑前的讲话(1948) (221)
犹太人的天职(1936) (222)
摩西·迈蒙尼德(1935) (224)
斯蒂芬·怀斯(1949) (226)
致耶路撒冷大学的信(1949) (227)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1945) (228)
以色列的犹太人(1949) (229)
以色列总统职位(1952) (232)
最后讲稿(1955) (233)

文章来源 (235)
译后记 (240)
人名索引 (249)

信念与信仰

Convictions and Beliefs

自 画 像(1936)^①

对于一个人自身的存在,何者是有意义的,他自己并不知晓,并且,这一点肯定也不应该打扰其他人。一条鱼能对它终生畅游其中的水知道些什么?

苦难也罢,甜蜜也罢,都来自外界,而坚毅却来自内部,来自一个人自身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我都是受我的本性的驱使去做事情。为此而获得太多的尊敬和热爱,让人感到羞愧。仇恨之箭也射向了我,但从未伤害我,因为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属于另一个世界,而我与之没有多少关联。

我孤寂地生活着,年轻时痛苦万分,而在成熟之年却甘之如饴。

① 括号里的数字表示文章发表的年代。——译者

决定命运的十年^①(1939)

当再一次阅读我差不多十年前写的东西时^②，我得到了两个不可思议的、截然相反的印象。我当时所写的东西，从本质上说至今看上去仍如当时一样是正确的。然而，它却显得令人奇怪的遥远和陌生。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是世界在这十年中变化太大了呢，还是因为我又老了十岁，以一种变得不那么敏锐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十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中有多长？与这一段微不足道的间隙相比，那些决定人的生活的力量难道不应被视为永恒吗？是不是因为我的评判力(critical reason)太敏感，以至于这十年中生理上的变化已经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显而易见，在我看来，上述考虑不能解释在用情感理解生活中一般问题的方法上的变化。也不可能在我的外部环境中找到产生这一奇特变化的原因。我知道，原因在于，在我的思想和情感中，它们一直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

不，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其他因素。在这十年里，对人类社会的稳定性的信心，甚至对人类社会存在基础本身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殆尽了。人们不仅感觉到了一种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威胁，而且还发现一种较低的价值正在取代所有自己宁愿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的东西。

① 此文的德文标题为《命运苦难的十年》(Zehn schicksalsschwere Jahre)，内容略有不同。——译者

② 这是写给《哲学文丛》(Living Philosophy)的文章。——原注(可参见《我的世界观》德文版第7页，Zürich, 1974。——译者)

毫无疑问,有识之士一直很敏锐地意识到生命是一种历险,我们永远在费力地同死亡抗争。在某种程度上危险是外在的,人们可能会从楼上摔下来折颈而死,可能无缘无故地死去,可能无辜却被认定有罪,可能因他人的诽谤中伤而一蹶不振。人类社会中,生命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危险;而这些危险在本质上是混乱无序的,它们随机地发生。从整体上看,人类社会似乎是稳定的。用理想的品味和道德观来衡量,这个社会绝对是不完美的。但是,总的看来,人们身处其中仍然觉得比较自在。而且,尽管存在多种多样的事故,人们在社会中还是觉得相对安全。人们把它的本质视为当然,有如人们呼吸的空气。甚至关于美德、抱负和实用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不可违背的传统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对所有有教养的人是一样的。

毫无疑问,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动摇了这种安全感。生命的神圣性已经消失,个人再也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去哪就去哪。谎言成为政治手段,从而被赋予了尊严。但是,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一场外部事件,而很少或根本未被看成是人们有预谋、有计划行动的结果。它被理解为从外部对人的正常生命的中断,而这种中断普遍被认为是不幸的和邪恶的。关于人类目标和价值的安全感还存在,其主要部分还没有动摇。

随后的发展是以众多的政治事件为显著标志的,与影响更为深远、更不易把握的社会心理背景相比,这些政治事件并不难以把握,影响也不大。首先,在威尔逊的宏伟创意下,“国际联盟”的成立以及国家之间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世界迈出了很有希望的一小步。随后,形成了一些法西斯国家,它们接二连三地撕毁协议,公然践踏人性,毫不掩饰地对比它们弱小的国家施行暴力。刚建立起来的集体安全体系像纸板房屋一样倒塌了——其后果甚至直至今日还无法估量。它表明了有关国家中的部分领导人的性格弱点以及责任感的缺乏,也

表明了那些表面上仍未受到损害的民主社会中存在短视的自私，这种自私阻止了任何有力的反击。

情形糟到连最悲观的人也不敢预测的地步。在欧洲，莱茵河以东，理智的自由传统已不复存在，人民生活在攫取了政权的暴徒的恐怖主义统治之下，青少年们被系统化的谎言毒害着。通过政治冒险所造成的虚假成功让世界上其他各国头晕目眩。无论在什么地方，有一点已很明显，这一代人缺乏他们的先辈们通过艰苦的斗争和巨大的牺牲赢得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力量。

对此事态的清醒认识给我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小时都蒙上了阴影，而十年前，它们根本没有占据我的心房。在我重读以前写就的文字时，我感触最为强烈的正是这一点。

然而，总而言之，我认为，即使流行的观念可以使人在不同的时候表现迥异，即使当前的趋势会给人带来想不到的悲哀，人还是变化不大。除了史书中可怜的几页，什么也不会留下，后世的年轻人可以从中简短的描述中了解祖先的愚蠢荒唐。

道德的衰败(1937)

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棵树上的不同分支。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使它从单纯的生理存在中升华，并把个人引向自由。我们较为古老的大学都是从教会学校发展而来的，这绝非偶然。无论是教堂还是大学——在它们行使真正功能的限度内——都是为了使人变得崇高。它们试图通过传播对道德上和文化上的理解以及放弃使用暴力来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

这一在教会和世俗文化机构之间必不可少的联合在19世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毫无意义的敌对。然而从来没有人对为文化进行争斗目标提出过疑问，没有人怀疑这一目标的神圣性，所争论的只是研究途径。

最近几十年的政治和经济的冲突和复杂性已把上个世纪最悲观的人也没有想到的危险带到了我们眼前。那时，《圣经》中有关人的行为的训谕，作为个人和社会的不言而喻的要求被信徒和非信徒们同样地接受。一个人如果不承认对客观真理和知识的追求是人的最高和终极目标，他将不会受到尊重。

然而今天我们不得不惊恐地承认，文明社会中人类存在的支柱已经失去了其稳固性。一些曾经优秀的民族屈服于竟敢如此宣称的暴君：能为我所用的正义才是正义！为真理而寻求真理已不再存有正当理由，也不会被容忍。专横的统治、压迫，对个人、信仰和公众的迫害在那些国家里公然施行，并被当作是正当的和不可避免的加以接受。

世界上其他国家已经逐渐习惯于这些道德衰败的症状。人们失